

《四庫全書》謄錄書法風貌分類初探 ——以文淵閣本為主

黃明理*

（收稿日期：107 年 3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7 年 6 月 27 日）

提要

《四庫全書》保存圖書文獻的價值，向來備受矚目，相較於文獻價值，叢書藉以完成的基層工程——抄寫，並未得到太多關注。抄成於乾隆時期的七部《全書》，今存文淵、文溯、文津三閣本，都屬最初計畫供奉御覽的「北四閣」；其抄寫者，是善於書寫的舉人與貢、監生，參與者多達三千餘人。這項典籍抄寫工程，書寫技藝上的表現，論者或以「館閣體」簡括陳述之，或以為在朝廷規範下「字樣前後一致」，評述皆未得其實。本文旨在反省類此刻板認知，說明標示「館閣體」之名，無助於了解《全書》抄寫情況；而從書寫的實用觀念入手，發現謄錄圖書時強調的恭敬態度，與清廷儒學教育頗有關聯。手抄小楷，看似整齊，其實蘊含豐富的書風差異，本論文以文淵閣本為例，具體區分書跡風貌類型，期能對這份手抄巨構，有更深入的理解與整理。

關鍵詞：館閣體、四庫全書、手抄經典、四庫謄錄、實用書法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關於《四庫全書》的研究，謄錄書法受到的注意，遠在編纂、文獻、辨章學術各方面之後，上世紀末「四庫學」初成顯學，學者細數研究內容即未曾提及。¹2000年歐陽中石領銜合著的《書法天地》，稱「《四庫全書》實為一部文辭、書法俱佳的精品」，然點出書手多為秀才間有舉人，卻未意識到北四閣與南三閣謄錄群體有別；除斷言書手皆精於館閣體外，於書跡書法並無進一步的觀察與描述，²關注眼光已開，可惜實際研究闕如。2013年吉林大學博士論文《清代朝廷書法研究》，作者陳佳，闢專章討論《四庫全書》謄錄書法，認為那是乾隆時期館閣體的最高標準，強調程式化要求下「整套書字樣前後一致」，³如此觀察，似乎無視《全書》書跡多元性的存在，有待商榷。

二者都為《全書》書法貼上「館閣體」的標籤。然而，館閣之為體，不是篆隸草楷之字體，也非歐褚顏柳特具風格的書家體，並無確切形貌，且使用其詞者，往往又帶有貶意，如沙孟海（1900-1992）定義館閣體是：一種追求「光滑而且方正，越呆版越好……沒有古意，且也沒有個性，各人寫出來，千篇一律，差不多和鉛字一樣勻」的書跡，⁴可說是清代科舉時代士人官員功利心態的筆下反映。如此一來，描述《全書》書法為「館閣體」，不就形同傳達一種負面形象，賦予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這樣的認知，接近真實嗎？《全書》抄製當時並無「以館閣體書寫」的規定，而陳佳所說「整套書字樣前後一致」，卻是從館閣體式的認知而來，但卷帙龐大、書手成千的鈔本，字跡可能前後一致嗎？莫非其所

¹ 1998年淡江大學召開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以「四庫學」為主題，發表15篇論文，「四庫之學」的概念，稍見胡楚生論文：「自從《四庫全書》編纂完成之後……有關《四庫全書》編纂之目的、計畫、編纂之人員、編纂之場地、貯存之地點、提要之撰寫、檢索之方式、內容之得失、《四庫全書》的未來等等，都是受到學者們關注的問題，討論既多，逐漸形成一專門研究『四庫』之『學』的學問。」謄錄人員、抄寫書跡等尚未見觀數。見胡楚生：〈楊家駱教授對於「四庫學」的貢獻〉，《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頁390。前此，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一文中也提及「四庫學」，範圍則約為纂修經過、禁燬情形、圖書版本、提要考證等研究或相關檔案之輯錄。收入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前言部分頁18。

² 歐陽中石等著，甘中流執筆：〈清代的書法與文化〉，《書法天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七章，頁472。文云：「書成後共繕寫了七部，分別藏於各地。據說抄寫此書每張紙七分銀子，在當時亦是較高的筆酬。」顯然不知前四部《全書》謄錄生自備資斧、以抄議敘，後三部募酬書手抄錄等情事。

³ 陳佳：《清代朝廷書法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第七章論題為〈清代御制修書謄錄書法研究——以《四庫全書》為例〉。謂《全書》書法是乾隆朝館閣體最高標準，見第七章注腳1，頁271。

⁴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叢稿》（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頁25。

謂「字樣」不指「字跡」，然而指的又是什麼？論述中卻如同「館閣體」般模糊，沒有確切答案。

說《全書》書法為「館閣體」，徒然為謄錄書法蒙上面紗而已，實看不出有何幫助。所幸乾隆朝寫下的《全書》，文淵、文溯、文津三部至今仍存，淵、津閣本且都影印問世，見藏於學術功能較強的圖書館，經四合一縮影的書冊，字跡筆畫依然清晰，藉以觀察當時謄錄的書法風貌，並不成問題。《全書》謄錄書法風貌為何？全面翻閱《全書》，觀察書跡並貼近地記錄、描繪所見，或許才算這一議題的真正展開。

分別於 1986 年、2006 年出版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前後相差二十年，複製技術有所不同，前者拆解原書影印，後者數位照相再行編排，但就整體存真度而言，後不如前，⁵所以，本文以文淵閣本為主進行觀察。

二、不要被「館閣體」迷惑

館閣體，解析詞意當是：朝中館、閣之體。館指翰林院（北宋以來即常以「詞館」代稱），閣指內閣。明代各殿閣大學士是朝中重臣，凡下達之詔令、上達之奏表，都有參與討論之責，修史則充總裁官，會試充考試官，殿試充讀卷官，權如唐宋之宰相，因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之下，故有「內閣」之名。而翰林院中，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備天子顧問；侍讀、侍講掌講讀經史；史官掌修國史。⁶每科進士一甲三名即授翰林史職，二三甲進士得經館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接受栽培；英宗後庶幾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慣例，一經選為吉士，世人即抱以遠大期望。⁷「詞館」與「內閣」，不僅是仕途要津，更是明代朝廷的文雅重地、文學中心，為舉世所艷羨。因此，館、閣常連稱，而對於其官制體統，或詩文表現的體格風尚，都有以「館閣體」、「館閣之體」概括指稱者。時至清代，科舉制度與翰林、內閣職官大體沿襲明朝，館閣一詞意義無多變化，

⁵ 北京商務印書館印製的《文津閣四庫全書》（2006），雖在每冊扉頁註記「商務印書館影印」，但整套書名不像臺灣商務印書館於文淵閣前標有「景印」二字，此稱實符應其並非直接採取影印呈現的製書過程。只是照相取影到編排成書間，尚有若干環節需人工執行，容易造成失真瑕疵，如缺漏、重複、誤掛書名卷次等，有違原版者屢屢可見。參黃明理：〈新複製技術下的失真問題：以商務印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為討論對象〉，《2017 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第 1 冊（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 年），頁 132-168。

⁶ 清·張廷玉等：〈職官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72、73，頁 1732、1786。

⁷ 清·張廷玉等：〈職官志〉，《明史》，卷 70，頁 1702。

然時異事遷，「館閣體」的概念，則擴及於與館閣審美風尚相關的書法體格。⁸

站在輕詆「館閣體」的立場，清儒洪亮吉（1746-1809）若非最早，也該是最引發共鳴的先導，《北江詩話》云：

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乾隆中葉後四庫館開而其風益盛。然此體唐宋已有之，段成式《酉陽雜俎·詭習》內載有官楷手書；沈括《筆談》云：「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是矣，竊以爲：此種楷法在書手則可，士大夫亦從而效之，何耶？⁹

由此約略得到「館閣體」的輪廓，指涉的是由朝廷而擴散流行的楷書書寫風格，特徵是「勻圓豐滿」，而乾隆朝長期的《四庫全書》抄寫工程，對此風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趨從的書寫者，不僅有底層的書手，也有官僚士大夫。

仰賴手寫的時代，專責謄錄的工作者，為社會所不可或缺；朝廷大量的文書，以及圖書整理等文化事業，端賴正式編制書手，例如唐朝，集賢殿書院即有「書直及寫御書一百人」，祕書省也編「楷書手八十人」。¹⁰洪氏徵引的唐代「官楷手書」、宋朝「三館楷書」，即指此流輩。書手的地位無法與文人士大夫相比，即使僅看寫字技藝，他們的成就、趣味，一樣無法並駕文士；有趣的是，當他們認同某一文士的書法，從而普遍學習之，不但無助扭轉觀感，反而使引領風騷的士夫飽受鄙夷。成書於北宋的《賈氏譚錄》記載：

中土士人不工札翰，多為「院體」。院體者，貞元（唐德宗 785-804）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然體近吏，故院中胥徒尤所倣。其書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則又甚矣。¹¹

⁸ 清·金安清云：「館閣書逐時而變，皆窺上意所在。國初，聖祖喜董書，一時文臣皆從之，其最著者為查聲山、姜西溟；雍正、乾隆皆以顏字為根底而趙、米間之，俗語所謂墨圓光方是也。然福澤氣息無不雄厚。嘉慶一變而為歐，則成親王始之；道光再變而為柳，如祁壽陽其稱首也；咸豐以後則不歐不柳不顏，近日多學北魏，取徑愈高，成家愈難，易流於險怪、千篇一律矣。」羅舉康、乾至咸、同的館閣書風轉變，可見以帝王與詞臣為核心的館閣體，貫穿於有清一朝。見清·歐陽兆雄、金安清：《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下，「館閣書變體」條，頁61。

⁹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收入《古今詩話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卷4，頁120。

¹⁰ 見唐·張九齡等：《唐六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9、卷10，頁99、103。

¹¹ 南唐·張洎：《賈氏譚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130。「尤所倣」文法有疑，《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71正讀該句為「故院胥效

同在翰林院，學士與胥吏是不同流品，階層在上的學士文人，書風也刻意與吏區隔。稱作「院體」，實帶有貶意——「院」字標示的是院中胥徒，而非翰林學士。類似情形不曾中斷，明人孫能傳有個綜合觀察：

唐時士人札翰多為「院體」。貞元年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國朝正德中，姜太僕立綱以楷書供奉西省，字體端重但近於俗，一時殿閣諸君及諸司吏胥皆翕然宗之，迄今無改，謂之「中書體」，乃其鄙拙亦日以盛矣。兩朝事恰相類，沈存中謂「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可見宋朝字體亦然。¹²

西省，唐代稱中書省，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最高長官乃世人習稱的宰相。明洪武間罷相廢中書省，省政析歸六部，文中「以楷書供奉西省」云云，指的是姜立綱（1444-1499）擔任中書科舍人。中書舍人為從七品小官，掌書寫誥敕、制詔、銀冊、鐵券等事。¹³姜氏七歲即以能書被命為翰林院秀才，英宗天順年間授中書舍人，歷經成、弘，官位雖小遷，仍舊職掌書寫。未經科目洗禮，官場地位不高，一生就是朝廷書手，楷書稱善，但議者以為未免刻板。¹⁴孫能傳由明代風行的姜立綱現象，回溯唐代院體、宋代三館楷書，意在指陳：朝廷風行的書寫字體，存在刻板鄙俗的一面，歷代皆然。

到了清朝，館閣體，不正循著孫能傳揭舉的歷史軌跡走來？蓋文人士夫對於文藝，審美標準儘管多端，但追求表現自我、清雅脫俗，卻是顛撲不破的價值。「俗人猶愛未為詩」、「詩到無人愛處工」，¹⁵最能體現文人士夫鍾情獨創的精神，以之參悟上舉朝廷流行書風受到的批評，則思過半矣！字再怎麼好，當被抄胥、書手大量複製，鮮有不成俗態惡趣者，洪亮吉所以重言「此種楷法在書手則可，士大夫亦從而效之，何耶？」道理在此。

《北江詩話》將館閣體與四庫開館繫聯起來，本非針對《四庫全書》書法而論，批評的是士夫書從眾現象，從而對流行的館閣書風有所不屑。姑不論其所述是否合乎史實，但

其書」，見清·王太岳、王燕緒等：《欽定四庫全書考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9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625。

¹² 明·孫能傳：《剡溪漫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卷5，頁370。文中謂姜於正德中供奉西省，時間有誤。

¹³ 清·張廷玉等：《職官志》，《明史》，卷72、74，頁1729、1807。

¹⁴ 見明·朱謀堽：《續書史會要》「姜立綱」、「馬紹榮」二則。收載明·朱謀堽：《續書史會要》，《書史會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827-828。

¹⁵ 南宋·陸游：〈朝飢示子聿〉、〈明日復理夢中意作〉二詩句，見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46，頁2804；卷58，頁3384。

簡捷的修辭，卻給人一個印象：《四庫全書》書跡就是館閣體，勻圓豐滿，千手雷同。

片面的印象，對於觀察《全書》書法著實不利。陳佳論文或即承襲這樣的印象，認為《全書》字樣是乾隆時期館閣體的標準，並說：

《四庫全書》繕錄字樣……是楷書專用於抄書、記檔、辦公文等官方實用場合的標準字樣。雖然謄錄自身有學歐、學柳等的筆法特徵，但繕錄時要隱藏書寫習慣，按標準書寫，使繕錄字樣前後一致，視覺連貫。我們看到傳世的《四庫全書》繕錄字樣前後一致，千手雷同，說明謄錄經過規範訓練。¹⁶

「繕錄字樣前後一致」後接「千手雷同」四字，顯然是洪亮吉意思的翻版，但若檢證《全書》，這樣的論斷並不可靠。筆跡可以作為判識個體的依據，原因是每人的親筆都有他人無可取代的特色，然則上千人團隊要隱藏個人書寫習慣、達到書跡「前後一致」，必須耗費多少時間？而製書時程緊迫，豈容長時間進行磨合？抑或陳文所謂「字樣」並非「字跡」。然《全書》書寫可稱前後一致的，恐怕只有「端楷」此一概念了，但，端正書寫的楷字，並無礙樣貌風格的多重變化，鍾、王、歐、顏端楷各有風貌，何嘗一致呢？

陳文未經仔細思索這些問題，輕易宣稱「字樣前後一致」的觀察結果，原因無他，過度相信洪亮吉對館閣體的負評罷了。

三、卷帙浩繁，書跡難求一致

館閣體追求勻圓豐滿，書寫者個性不顯，差異不大，所以議者以「千手雷同」貶抑之，誇大其從眾趨同，此四字本非客觀的描述。陳佳的論文承其說，既以《四庫全書》為館閣體代表，遂以《全書》書跡就是千手雷同；進而將千手雷同、差異不大的意思，逕說成：「繕錄字樣前後一致」，以致乖昧於事實。這不禁讓人想起孟子的提醒：「血流漂杵」、「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都有因誇飾造成的事實出入，不可盡信。¹⁷

隨機抽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幾冊翻查，第56冊《尚書講義》與《尚書詳解》，

¹⁶ 陳佳：《清代朝廷書法研究》第七章第二節「《四庫全書》繕錄與朝廷書法的程式化」，頁281。前此，頁279也稱「雇用書手在選拔之初，就立定章程，字樣固定，一千名書手以一種字樣繕錄，真正達到千人一面，這是朝廷書法程式化的直觀體現。」

¹⁷ 事見《盡心篇》下、《萬章篇》上，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頁364、306。

各取某卷一頁如【圖 1-1、1-2】所示，版式相同，從字的大小看，兩者風貌大不相同；比較第 65 冊《日講書經解義》一頁【圖 1-3】，字的大小如【圖 1-1】，但 1-1 字跡規矩平質，此則具有濃厚的顏（真卿）體特色，骨力結構殊勝。再取第 122 冊《禮記大全》與《表記集解》各一頁如【圖 2-1、2-2】，頁面經文註文字跡大小有別，兩者運筆咸粗細變化明顯，但後者橫筆較斜，以致單字右上角揚聳，迥異於前者的平正。《全書》無需盡閱，僅僅隅舉一二，已可證「隱藏書寫習慣」、「繕錄字樣前後一致」的說法大有問題。

其實，《全書》存在更多的字跡差異：今影本一冊之中不同書不同字跡、一書之中不同卷不同字跡，俯拾可得，蓋出自不同謄錄生而理當相異者也。然較令人訝異的是：篇幅不大的一卷，有時也並存不同的字跡；或者，註記同一人謄錄的卷帙，卻有異樣的筆跡……諸如此類亦不罕觀。何以致此？若非修改抽換、或謄錄資料登載不實，¹⁸即可能與代抄有關。四庫館選取謄錄生，雖有考核程序，但存在私下代抄情事，卻也不是秘密。¹⁹乾隆 44 年 2 月 6 日上諭：

此項在館人員，雖係自備資斧效力，而議敘實不免過優，殊非慎重名器之道。朕原因《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既辦一大事即不能計及小節，略予從優，非不知其中有些微小弊也……嗣後此項議敘人員著照部議：匯齊五十名奏請考試一次。惟是伊等寫書時，大率倩人代繕，其本人字畫未必悉能工楷，將來考試時，著派出閱卷大臣稍為寬取，不必照正考之例過於精核，以示格外體恤之意。²⁰

對於代抄，朝廷態度寬容並不以欺瞞論處。所謂辦大事不計小節者，即：只要《四庫全書》早日完成，其如何抄成、給予報酬是否過優則不計較。謄錄非集中一處進行，各自領件抄寫，當寫畢一批內容，繳交後經館臣校對合格，已屬有功，至於是否親手抄謄，四庫館恐無力控管，也不願細究。譬如謄錄生員因病一時無法書寫，就四庫館而言，工作進度必有耽誤；就生員而言，則將影響考績。但若花錢找人代抄，只要寫得合乎標準，於公於私幾

¹⁸ 《四庫全書》完本書冊副頁載記謄錄生姓名，看似有表其功、責其實的功能，然而細查卷內字跡，多有不能一一對應書寫者的情況。詳見黃明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謄繪人名錄與辨析〉，《中國學術年刊》第 36 期（2014 年 3 月），頁 45-92。

¹⁹ 可參考張升：〈四庫館謄錄〉，《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六章，頁 223-247。

²⁰ 清·乾隆皇帝：〈諭嗣後四庫館效力年滿議敘人員著嚴加考試分別核辦〉，張書才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1000。諭中「惟是伊等寫書時」，句讀與編著者稍有不同。張書才逗號斷在「惟是伊等寫書時大率倩人代繕」後，容易理解成所有謄錄生大都找人代抄，如此似乎不太合理。今於「大率」前逗開，保留其他詮釋的空間，可以意指某些請人代抄者。

無影響，較之延誤或換人都稱便利。既然因病頂代不禁，那麼，謄錄生為了赴考、奔喪、婚姻等因而找書傭代工，四庫館大可無須查察干涉。

代抄管控寬鬆如此，可想而知：不會有所謂的「規範訓練」，也不會奢求繕寫字樣一致。一部《全書》包羅三千七百餘種書，分裝三萬六千餘冊，字數約七億三千萬，初期構想完成四部，不久又詔令先完成兩部《薈要》，推展如此浩大的工程，即使急不得，卻也不能沒有時間壓力。乾隆在第一部《全書》告成時寫詩紀念，對於完工速度相當滿意，自注云：

按明《永樂大典》一萬一千九十五冊，凡五年書成，今《四庫書》每部三萬六千冊，又《薈要》每部一萬二千冊，自癸巳年起至今壬寅將及十年間，《薈要》兩部及《全書》第一部共六萬冊，均已藏事裝潢貯閣，較之《永樂大典》數多五倍。又按《湧幢小品》載（大典）編輯供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餘人，今纂修謄錄等不過千人，而五年期滿即予甄叙錄用，是以人皆踴躍，事半功倍。²¹

注中以明代編《永樂大典》相比，宣稱纂修《全書》動用人員少而完成量多達五倍，「事半功倍」的企求溢於言表，可見四庫館的進度要求絕非寬鬆。要求效率故，謄錄內容無誤、字跡端正可識才是重點——前後字跡是否一致，理當是枝微末節了。

字跡不同無妨，仍可以統一的版式加以彌補，所以，嚴格要求的是：版框、版心尺寸、顏色一致；一頁行數固定、界行一致；一行容書二十一字（極少例外，特殊內容如天文曆算、輿圖地理、字典韻書或滿文等另當別論）。框架既定，紙張統一供給，工楷寫上文字，整齊的效果便已呈現。

四、抄寫典籍進御，以恭敬為尚

前四部《全書》分別貯於皇宮、圓明園、盛京與熱河行宮；四部完成後，為照顧江浙文人的需求，才又命抄三部分藏揚州、鎮江與杭州。不同於南方三部斥資募工抄寫，²²前

²¹ 清·乾隆皇帝：〈經筵畢文淵閣賜宴，以四庫全書第一部告成度閣內，用幸翰林院例得近體四律〉首章，見清·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12，頁179。

²² 見清·乾隆47年7月8日〈諭內閣著交四庫館再繕寫全書三分安置揚州文匯閣等處〉，張書才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589。

四部的謄錄成員是國子監生、貢生與舉人。監貢與舉人本具參加基層官員考選資格，此時朝廷以繕寫規定文字量為敘官條件，募集能書生員為《全書》效力。乾隆 38 年閏 3 月，辦理四庫全書處奏〈尊旨酌議排纂《四庫全書》應行事宜折〉提到：

謄錄一項……恭繕《四庫全書》陳設本一樣四分，卷帙浩瀚，字數繁多，必須同時分繕成編，庶不致汗青無日，而其字畫均須端楷，又未能日計有餘，非多派謄錄人員不能如期蒞役。臣等公同酌議：令現在提調、纂修各員於在京之舉人及貢監各生內擇字畫工致者，各舉數人，臣等復加閱定，共足四百人之數，令其充為謄錄，自備資斧效力。²³

38 年 5 月乾隆〈諭內閣編四庫全書薈要著于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云：

其應抄各種，則於雲集京師士子中擇其能書者，給札分抄，共成善本，以廣蘭臺石渠之藏。²⁴

梁國治（1723-1786）編撰《國子監志》亦載：

三十九年奉旨：辦理《四庫全書》並《薈要》二處所用謄錄，莫若於鄉試發榜後，即在落卷內擇其字畫勻淨可供抄錄者，酌取備用……將未經取中之南北中皿彌封墨卷，公同繙閱，挑取五六百名交與吏部，按照名次拆卷填註，此內如有本係謄錄即行扣除，餘俟出榜曉示，註冊挨補。²⁵

可見：北四閣諸本的謄錄，乃起用在京國學生員或資格相當的讀書人，正式入選者或候備者皆然。雖說代抄始終存在，傭書之人不見得是國學生，卻也未必是知識水平低的職業寫手。²⁶文淵閣本的謄錄者，如王天祿、沙重輪、唐燦、黃煒、黃嵩齡、單可璣、趙雯六人身分註記都是進士，代表科舉得售後還自願抄寫；也有後來入仕而仍在四庫館行走者，如何思鈞、李斯咏、邱桂山，名字登載書冊副頁，除見於「謄錄」外，也在「校對官」或是

²³ 張書才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77。

²⁴ 張書才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108。

²⁵ 清·梁國治等纂：《國子監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0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40，頁 476。

²⁶ 詳張升：〈四庫館謄錄〉，《四庫全書館研究》，頁 245-247。

「總校官」下出現。所以北四閣諸本的謄錄們不是一般書手，基本上是國學中工於寫字的儒生，身分也與唐宋以降職在抄寫的官衙吏胥不同。

這些以六藝之書藝獲用，得到入仕機會的儒學生，儘管都稱「能書」，但細較之，還是高下有別，高明者後來書名顯著，為書家認肯而列名書史，雖然為數不多；²⁷更多技藝稍下者，即使寫字高出一般水平，然潛力有限，仍不足以書法鳴世。乾隆所指「能書者」，是較寬泛的，大抵是從文字的實用立場上看，而不以藝術能為作標竿，「能」的概念，未可遽與書家賞鑑「神、妙、能」三品之「能」等量齊觀。

清人錢泳（1759-1844）云：「凡應制詩文、牋奏章疏等書，祇求文詞之妙，不求書法之精，只要勻稱端正而已，與書家絕然相反。」²⁸即在書法之實用與藝術間，畫出了界線，並將實用書寫者排於「書家」之外，立論嚴峻。類似的思維，早見於乾隆初期歷任三部尚書的汪由敦（1692-1758）：

吾嘗論書為六藝之一，以適用為貴。奏摺第一，碑版次之，聯額又次之。挂幅、手卷、扇頭皆玩具，世人以其易擅名，故特好之，實無足留意，昔人謂高文大冊何嘗用此！²⁹

古人作書各自為體，碑版以嚴重為宜，簡牘以疎散取態，若奏劄自當和平勻整，以致恭敬。善書者但見墨刻留傳多屬往還書問，遂謂古人書以蕭疎簡遠為極則……士子以書法應世，惟進御最重，外此紀姓名耳，即令追踪羲獻，不過酬應取名譽，於實用無補。³⁰

書寫的適用、實用功能，在此得到高度強調，與書家意在玩味的藝術傾向涇渭分明。不過，汪由敦不用「不求書法之精」的批排口吻，也未將「書家」之名劃歸於一方，他分樹標準：

²⁷ 清末·李放編：《皇清書史》，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38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中，如馮克鞏、秦震鈞、方維翰、鄭宸、翟永機，其小傳都有入館謄錄議敘等記事，另有洪文炳、洪梧、朱楷、朱上林、崔灝、陳念本、陳柄德、陳萬青、聞益、韓滄、曹錫璜、戈廷模、何茹連、王宗獻、王元亮、李憲喬、竇廷棟等人，其傳雖未言及四庫館謄錄諸事，然其名見於文淵閣本或文津閣本副頁，且驗其年代與職官事跡，極有可能曾為謄錄之一員。謄錄生員名錄，詳參黃明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謄繪人名錄與辨析〉，頁45-92；以及〈文津閣《四庫全書》影本所載謄錄生員資訊〉，《東亞漢學研究》第7號（日本長崎：東亞漢學研究學會，2017年），頁330-342。

²⁸ 清·錢泳：〈書學·總論〉，《履園叢話》（臺北：大立出版社，1982年）十一上，頁294。

²⁹ 清·汪由敦：〈跋手臨沈學士書聖主得賢臣頌〉其一，《松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17，頁863。

³⁰ 清·汪由敦：〈自跋試筆卷後〉，《松泉集》，卷18，頁874。

簡牘，取其疎散；碑版，求其莊重；奏摺劄子，以「和平勻整」表示恭敬為尚。用途不同則風尚隨之有別，玩賞筆法韻態，不是寫字的唯一評賞準則。

汪由敦此處未言及抄書，但《全書》抄寫經典文化財產，且完竣之後終是進呈御覽，依他看，謄錄書法必也當以「和平勻整，以致恭敬」為準的。

汪著《松泉集》，乾隆特命補入《全書》，³¹是別集中最晚近者，《簡明目錄》提要云：「由敦久直內廷，仰承指授，故學問具有本原。」³²其人書法秀潤，甚蒙寵眷，乾隆 14 年（1749）奉諭擇選詞臣繕書《御製詩初集》並領銜作跋；³³23 年（1758）辭世，帝詔整理其生平所呈墨蹟，摹勒上石，名之曰「時晴齋法帖」。³⁴侍君密且久，其人秉持的實用書法觀點，或許早已是君臣兩人的共識。好擅八法的乾隆皇帝，之後編製《全書》，於謄抄一事還是以實用為重，文字無誤勝過書法精美，所以，文字校勘不懈，³⁵而始終未動用知名書家，只招聘在京生員、舉人任其責，且不強制，尊重個人參與意願。作此規劃的背後，必是深知：不高度追求筆法的精美，則合乎抄寫標準者必然比較多，用人即不虞匱乏。再者，《全書》濫觴於儒者編纂「儒藏」的倡議，³⁶朝廷既有意成全宿願，對文人儒士而言，參與謄錄名義甚正，忠誠、榮譽與使命感皆可得到滿足，³⁷而楷書勻整的條件亦不甚難，如此，豈有踟躕不前的道理？

清廷的盤算真否如此，未敢斷言，但不可否認：採取較寬的實用書寫標準，使《全書》抄寫工程，得到儒生源源不絕的挹注。³⁸略估四部《全書》以及兩部《薈要》文字數以 32

³¹ 見清·汪由敦：《松泉集》提要，頁 390。

³²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 年），卷 18，頁 826。

³³ 清·汪由敦：〈恭跋御製詩初集〉，《松泉集》，卷 14，頁 833。

³⁴ 見清·汪由敦：《松泉集》卷首〈御製題句〉自注，頁 381。

³⁵ 檢閱《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在乾隆 44 年後，多有彙核繕寫訛錯並行懲處總裁總校之奏摺。朝廷規定每三月查核一次，其總裁錯至三次，分校、覆校錯至兩次者，均交部察議。記過清單顯示某書訛錯，詳細細，如：「冷」訛「冷」、「青」訛「清」、「鐵」訛「鉄」、「踐」訛「前」、「瀟」字寫不成字，「癡」訛從俗作「痴」，「雲致」訛作「致雲」……別字、錯字、顛倒詞彙者不勝枚舉，可見對文字校勘之重視。可參該書頁 1063、1112、1185、1254、1331、1471。

³⁶ 參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前言〉，《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1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1。

³⁷ 乾隆 38 年 10 月 15 日四庫總裁王際華即收到前尚書錢陳群手札，意在遣其子錢汝器（欽賜舉人）到京乞為四庫謄錄。札云：「欣知聖主稽古右文，特命匯纂四庫全書，實曠古未有之盛典，海內人士莫不踴躍鼓舞。陳群以老翰林受非常之知遇，惟藉文章報效，惜以髦年未獲躬與編摩，寸心不禁神往，今遣第七子汝器到京至總裁處呈明，乞為收錄，令效抄寫。不特陳群得稍抒嚮往之忱，即汝器暨年早受殊恩亦得藉此以申報效。」轉引自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六章，頁 228。

³⁸ 僅從一部《薈要》與文淵、文津兩部《全書》輯集載於書頁的生員名姓，經篩檢去疑，約達 3200 餘名，其中僅少數非漢字書寫者以及進士，身分不屬生員。詳見黃明理：〈文淵閣本《四庫全

億計，每名謄錄生一日限抄 1000 字，如此，必須連續 4000 個日子，每日 800 名儒生，俯几握管，一筆一畫轉抄文獻，才得以完成。一個時代儒生集體書寫的壯舉，由四庫全書館策動，即使並未寫出令書家驚豔的風采，但留下的畫面，在漢字書寫史上也堪稱空前絕後。

此外，恭敬的寫字態度，與宋儒程顥（1032-1085）「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的觀念甚相合拍。這句話朱熹（1130-1200）衍其深義作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³⁹表明：寫字時神明若不收攝，任意為之則字畫將蕪蔓雜亂；但也不可一意妍媚，求美太過則將捨本逐末，玩物而喪志。

在寫字上作收心修身功夫，外顯的形貌便是恭敬從事，一筆一畫都不苟且。明、清兩代官學，正是以程朱理學為基底，從這個角度看，乾隆朝儒學生集體在「致恭敬」的氛圍下完抄《四庫全書》，或可視作官方儒學或程朱思想落實在六藝之書的具體展現。

勻淨、工整、端楷等等實用書寫的要求，與描述館閣體的「勻圓豐滿」、「光滑方正」，有點像，但也有差距——徵用謄錄的君諭臣奏中，都未見字跡要「豐滿」、「光滑」的提示。斷言《四庫全書》是「館閣體」代表的學者，不能避此而不談。然而，是不是館閣體，真的不重要，研究《全書》謄錄書跡，認知朝廷、館臣，甚至謄錄生，他們要求、完成的端楷書寫，追求的是什麼？意義何在？與儒學教育的關聯為何？才是更值得注意的。

五、文淵閣本的書法風貌

面對漢字書寫史上如此巨構，擺脫文人成見重新審視，是必要的，而如何論述觀察所得呢？區別書寫風格類型又是必要的。以下且以文淵閣本試作探討。

四庫館在《全書》各冊雖載有謄錄者姓名，形式井然，像是勒名考實表示負責，其實卻是副頁載名並未與冊內書跡一一符應，若想憑藉這些記錄理出個別謄錄生的書跡樣貌，無異緣木求魚。職是之故，在此不探求個別書手的問題，只就字跡別分大類，作整體評析。

超過千人恭謹寫下的小楷書，要如何描述其中的異同區別，明人項穆（1550？-1600？）一段話頗具啟發：

³⁹ 書《謄繪人名錄與辨析》，頁 45-92；〈文津閣《四庫全書》影本所載謄錄生員資訊〉，頁 330-342。見南宋·李幼武纂：《宋名臣言行錄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2，頁 660。

人之所稟，上下不齊；性賦相同，氣習多異……所以人之於書，得心應手，千形萬狀，不過曰中和、曰肥、曰瘦而已。⁴⁰

其提供的思考面向有二，首先是字形，字必有肥瘦大小；其次是氣習，學習必留下師法痕跡。

中和，是項穆高標的書法審美標準，肥者瘦者各有優缺，皆應深造乎中和之妙，故其所謂肥瘦非僅指字形大小長扁而已。其具體主張在此無由細較，但分類之法，卻從中得到提醒：千形萬狀的字跡，若從尺寸看，不外乎正常、碩大與娟細而已；若從單字外框看，不外乎方正、肥短與瘦長而已。

大凡字跡受稟賦、個性、學習、態度等因素影響，有如面貌，人各殊異。然而，凸顯某一特徵，異中求同，還是得以類別群分。其中直截可判的，毋寧是單字的大小程度、長寬比例。《四庫全書》每行控制一定字數，相同欄框面積內，字跡碩大或娟細，關係著墨色與空白的分配比例，直接影響視覺感受。依常理，大小「正常」的字佔大部分（正因其佔比大，故被視為正常），碩大或娟細字跡，則因少見，出現時特別引人注目。至於方正、肥短與瘦長，若不嚴格要求單字的長寬長度必相等，則趨近方正者亦可稱常態，字形呈寬扁或瘦長的仍屬少數。

附圖【圖 3-1、3-2、3-3】為方正字與右上斜、右下傾字的對比；【圖 4-1、4-2、4-3、4-4】為碩大到細小字跡的層次對比；【圖 5-1、5-2】為寬扁字與瘦長字的對比。另外，筆畫線條習慣粗肥或者輕瘦，也會造成整體字跡有重沉與輕盈的視覺差異，如【圖 6-1、6-2、6-3、6-4】。認知《全書》書寫風貌的多樣性，這些應是最簡單的分類。至於若要甄別妍媸、表揚楷模，分類之法便不容僅止於是。

字的好壞，與學習前賢書法密切相關，明代國子監施教：「每日習書二百餘字，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帖為法。」⁴¹清代地方書院亦見有「每日午後臨學古人法帖，如褚、顏、歐、柳諸大家，各隨興之所近而摹仿之」的規定，⁴²洎至今日，智永與唐賢仍是習書者入門的典範。由此可知取法於（魏）晉（隋）唐楷書典範，由來已久。

而昔日印刷、出版不像今日發達，不易取得古賢法帖的地區或者個人，也許師法當時

⁴⁰ 明·項穆：〈形質〉，《書法雅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248。

⁴¹ 清·張廷玉等：〈職官志〉，《明史》，卷 69，頁 1677。

⁴² 清·王銘琮：〈白鷺洲書院學規〉，載《白鷺洲書院志》，卷 2。轉引自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頁 290。

當地能書之人，幸運的，師法的對象亦出入晉唐，書法不俗，如八閩士人專學林寵；⁴³不幸的，師法的不過是一時俗師，即可能如包世臣（1775-1855）之嘆：「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尚不能平直，以書拙聞於鄉里。」⁴⁴又或者如康熙 27 年（1688）進士林文英，皇帝本欲擢之鼎甲，因大臣奏覆「學問雖好而字實未佳」作罷，後乃遍求古刻極意學之，遂有書名，評者謂「大抵優入晉唐人之室，不作宋元想也。」⁴⁵由字不佳，而遍習古碑帖；習古帖而優入晉唐人之室——這樣的敘事脈絡，也可以反映：對於楷書的好壞，實有一個以晉唐法度為依歸的評判標準。

《全書》的謄錄字跡，既經館臣校核，基本上合乎勻淨、工整的要求。但勻淨工整只是下限，全體之中必也不乏更為精美的字跡，而這些字，衡諸當時的楷書學習風尚，則會在筆法、結構乃至韻味上，體現較多的晉唐法度。換言之，今日觀察《全書》書法風貌，仔細從筆法、結構、韻味等要素著手，以唐碑晉帖法度相索求，將可抽繹出高乎一般水準的好字，並即以其近似的名家風格，作為更進一層的分類類別。譬如【圖 7-1、7-2、7-3、7-4】風格樸質，近似鍾體（鍾繇）；【圖 8-1、8-2、8-3】筆法秀媚，近似王字（二王、智永）；【圖 5-2、9-1、9-2】典雅端整，近似歐陽詢；【圖 10-1、10-2】舒長平和，近似虞世南；【圖 1-3、3-1、4-2、11-1、11-2、11-3】飽滿近似顏真卿；【圖 12-1、12-2】瘦勁略如柳公權；或者參雜多人風格，而自具特色如【圖 13-1、13-2、13-3、13-4】所示。如此這般擴大規模詳細蒐討，或可找出更多的類型。

這樣的分類，並無窮舉盡分所有字跡的企圖，而只是要表揚佼佼者，凸顯他們的出類拔萃，使不與多數平凡者同流，來日更可作為學習的典範。歐陽脩在《集古錄》中曾讚嘆唐人書法之盛：「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楷書手陳游瓌等書皆有，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爾。」⁴⁶言下之意正是：某些楷書手的書法造詣，士夫文儒未必比得上哩！是以，只從集體性成績去看待《四庫全書》是不夠的，若不進一步細察其中的書寫差異，必也將會遺落許多瑰寶。

除此之外，當尋行數墨認真衡量書寫功力時，在浩瀚的書海中，極少數的濫竽充數者也會因而浮現，那是尚未達到「勻淨、工整」標準的不良字跡，如【圖 14-1、14-2、14-3】

⁴³ 閩人林寵，工楷書，倣歐陽詢而間以〈黃庭〉筆意行之，八閩文士咸捨古法而專學之。見清·梁章鉅編：《吉安室書錄》（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 年），卷 7，頁 88。

⁴⁴ 清·包世臣：〈述書上〉，《藝舟雙楫》論書之部，附載於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頁 1。

⁴⁵ 見梁章鉅編：《吉安室書錄》，卷 5，頁 64。

⁴⁶ 北宋·歐陽脩：〈唐安公美政頌跋尾〉，《歐陽文忠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卷 139，頁 1105。

所示，或字體不正，或行氣疲弱，或基本筆畫拙劣，都不甚雅美。於是，整體《全書》字跡，其實還可區別上、中、下三個層級大類，雖然比起中間等級，上品不算多，而下品數量可能更少。

六、結語

《四庫全書》網羅群書，上自先秦下逮清初，以中國傳統各類學術為主，而近代西方傳入之天文輿地曆算，以及滿文翻譯儒典、異族通譯詞書，亦兼收並蓄，共成一部文化大叢書，其保存圖書文獻的意義與價值，向來備受矚目。相較於文獻意義與價值，此一大叢書所藉以完成的基層工程——抄寫，長期以來並未得到太多關注。就負責抄寫的儒生來說，他們不是官員，在四庫館中地位低如供事，而事成之後，也不像館臣一般表列名姓上奏於朝，其登記在各冊副頁上的名字，是否被錯寫、被遺漏，其實無人聞問；⁴⁷就抄寫成績而言，世人大多以館閣體的印象概括看待，除此之外，計較的是書寫有誤，挪揄不足以為善本，而到底抄寫得好不好，少有認真持平的評鑑。

有道是「得魚忘筌，得兔忘蹄」，抄者所以在書，得書可以忘抄矣，的確，抄寫只是手段，其價值本不能與典籍文獻相提並論。製作圖書的手段，兩百多年來，已從手抄轉為鉛字排版、照相排版，又轉而為電腦桌上排版，獲魚捕兔的筌蹄早已然幾經更替。然而昔日的筌蹄，功用雖然遽降，但自今觀之，其工具本身卻因有了歷史感，具備古典風華，足以成為被觀賞珍護的對象。換句話說，手抄年代再平凡不過的抄書謄錄，在印刷全面宰制圖書事業、電腦排版席捲天下的今日看來，其中的技藝能為、呈現的美感，並不是現代技術所能完全取代，輕易企及，自有其特殊的魅力，值得今人緬懷玩味。

只是觀覽《四庫全書》謄錄書跡時，對於前人留下的批評言論，應當有所審思，有保留地接受。成書當時、書成之後，字寫得比謄錄儒生好，地位、學問、名望更高的人，他們或許並不滿意抄寫成果，批評的理由不見得說得清，但鄙夷的態度卻格外明顯。就像沈括評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既承認其書精麗，又挪揄無一筆可稱佳，而佳處的定義何在也成了不可尋。⁴⁸沈括自有評審標準，但三館楷書手難道

⁴⁷ 詳黃明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謄繪人名錄與辨析〉第三節「名字登載差池與辨析的困難」。

⁴⁸ 沈括原是以三館楷書譬喻媚俗的小律詩：「无瑕可指，語音亦揆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卻最易為人激賞。見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卷14，頁125。於詩於書都隱約分雅俗之趣味，雅詩不只是字詞上鍛煉，景意更耐人諷味，略有具體的析辨，但精麗之書為何不佳？佳書何以耐看，雅趣何在？則未詳其說。

就沒有集體的、職責所在必須依循的標準？同理，批評《全書》書跡不佳的文人學士、顯宦大僚，他們放大抬高的書法標準，卻未必合適作為書籍謄錄的準則。那些言論，對今人而言，可能具有指引作用，同時卻也可能潛在地傳導一偏之見。《四庫全書》的謄錄，目的、性質有別於文人雅士的書法創作觀摩，分辨其中寫作的好壞，顯然應當另立標準。

北四閣《四庫全書》書跡的詳細觀察，方興未艾，倘若文溯閣本也影印出版普及於世，那麼，前後三部乾隆朝完成的抄寫本，加上精簡的《四庫全書薈要》，⁴⁹勢必更有互相比較參考的研究空間。二十幾億字，總印象是勻淨工整的小楷書，但海平面從來不是平靜無波的，表面整齊的字海，不廢變化豐富、風情萬種，只待有心人近而察之罷了！此篇短文，對於《全書》謄錄書法風貌僅能舉其大概，先藉以廓清流傳已久的刻板印象，思索可行的觀察方法——至於更豐富的發現、評鑑標準的繫立，則期待來日更多同道的投入。

⁴⁹ 摘藻堂本《四庫全書薈要》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世界書局獲授權於2012年影印出版。

徵引文獻

古籍

- 唐·張九齡 Zhang Jiuling 等：《唐六典》*Tang Liu Dian*，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59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5 年）。
- 南唐·張洎 Zhang Ji：《賈氏譚錄》*Jia Shi Tan Lu*，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036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5 年）。
- 北宋·沈括 Shen Gua：《夢溪筆談》*Meng Xi Bi Tan*（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bookstore，2009 年）。
- 北宋·歐陽脩 Ouyang Xiu：《歐陽文忠公集》*Ou Yang Wen Zhong Gong J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79 年）。
- 南宋·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註》*Si Shu Zhang Ju Ji Zhu*（臺北 Taipei：長安出版社 Changan Publishing House，1991 年）。
- 南宋·李幼武 Li Youwu 纂：《宋名臣言行錄外集》*Song Ming Chen Yan Xing Lu Wai J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449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5 年）。
- 南宋·陸游 Lu You 著，錢仲聯 Qian Zhonglian 校注：《劍南詩稿校注》*Jian Nan Shi Gao Jiao 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3 年）。
- 明·朱謀壻 Zhu Mouin：《續書史會要》*Xu Shu Shi Hui Yao*，《書史會要》*Shu Shi Hui Yao*，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81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5 年）。
- 明·孫能傳 Sun Nengchuan：《剡溪漫筆》*Shan Xi Man B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13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3 年）。
- 明·項穆 Xiang Mu：《書法雅言》*Shu Fa Ya Yan*，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816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5 年）。

- 清・于敏中 Yu Minzhong 等：《欽定日下舊聞考》*Qin Ding Ri Xia Jiu Wen Kao*，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49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5 年）。
- 清・王太岳 Wang Taiyue、王燕緒 Wang Yanxu 等：《欽定四庫全書考證》*Qin Ding Si Ku Quan Shu Kao Zheng*，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499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5 年）。
- 清・永瑤 Yong Rong 等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Si Ku Quan Shu Jian Ming Mu Lu*（臺北 Taipei：洪氏出版社 Hongshi Publishing House，1982 年）。
- 清・包世臣 Bao Shichen：《藝舟雙楫》*Yi Zhou Shuang Ji*，附載於康有為 Kang Youwei：《廣藝舟雙楫》*Guang Yi Zhou Shuang J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72 年）。
- 清・汪由敦 Wang You dun：《松泉集》*Song Quan J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2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5 年）。
- 清末・李放 Li Fang：《皇清書史》*Huang Qing Shu Shi*，收入《叢書集成續編》*Cong Shu Ji Cheng Xu Bian* 第 38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bookstore，1994 年）。
- 清・紀昀 Ji Yun：《四庫全書總目提要》*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 年）。
- 清・洪亮吉 Hong Liangji：《北江詩話》*Bei Jiang Shi Hua*，收入《古今詩話叢編》*Gu Jin Shi Hau Cong Bian*（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Kwangwen Book Company，1971 年）。
- 清・張廷玉 Zhang Tingyu 等：《明史》*Ming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4 年）。
- 清・梁國治 Liang Guozhi 等纂：《國子監志》*Guo Zi Jian Zh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600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5 年）。
- 清・梁章鉅 Liang Zhangju 編：《吉安室書錄》*Ji An Shi Shu Lu*（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2003 年）。
- 清・歐陽兆雄 Ouyang Zhaoxiong、金安清 Jin Anching：《水窗春嚶》*Shui Chuang Chun Y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 年）。
- 清・錢泳 Qian Yong：《履園叢話》*Lu Yuan Cong Hua*（臺北 Taipei：大立出版社 Da Li Publishing House，1982 年）。

近人論著

- 沙孟海 Sha Menghai：〈近三百年的書學〉“The Calligraphy in the Recent Three Hundred Years”，《沙孟海論書叢稿》*Sha Menghai Lun Shu Cong Gao*（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Book Co., Ltd.，1988 年），頁 24-55。
- 李兵 Li Bing：《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y Educatio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臺北 Taipei：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05 年）。
- 胡楚生 Hu Chusheng：〈楊家駱教授對於「四庫學」的貢獻〉“Professor Yang Jialuo’s contribution to Sikuology”，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KU：《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ross-Strait Sikuology --- Proceedings of the 1st ‘Chinese Bibliography’ Academic Seminar*（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1998 年），頁 375-391。
- 張書才 Zhang Shucai 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Archives of the Compilation of Siku Quan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張升 Zhang Sheng：《四庫全書館研究》*The Research of Siku Quanshu Guan*（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2012 年）。
- 陳佳 Chen Jia：《清代朝廷書法研究》*The Research of Qing’s Calligraphy*（吉林 Jilin：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 Graduate School of Ancient Works, Jilin University, PhD Thesis，2013 年）。
- 黃明理 Huang Mingli：〈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謄繪人名錄與辨析〉“An Analysis and Scribe Roster of the Wen Yuan Pavilion *Siku Quanshu*”，《中國學術年刊》*Studies in Sinology* 第 36 期（2014 年 3 月），頁 45-92。http://dx.doi.org/10.6238/SIS.201403.03
- 黃明理 Huang Mingli：〈文津閣《四庫全書》影本所載謄錄生員資訊〉“The Information of Scribes in the Copy from Wenjinge *Siku Quanshu*”，《東亞漢學研究》*Sinological Research of East Asia* 第 7 號（日本長崎 Nagsasaki, Japan：東亞漢學研究學會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Society of East Asia，2017 年），頁 330-342。
- 黃明理 Huang Mingli：〈新複製技術下的失真問題：以商務印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為討論對象〉“Distortions as a Result of New Duplication Techniques i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cation of the *Wenjinge Siku Quanshu*”，《2017 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Proceedings of ‘2017 Modern Imagery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第 1 冊（嘉義 Chiayi：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CCU，2017 年），頁 132-168。
- 歐陽中石 Ouyang Zhongshi 等著，甘中流 Gan Zhongliu 執筆：《書法天地》*Calligraphy World*（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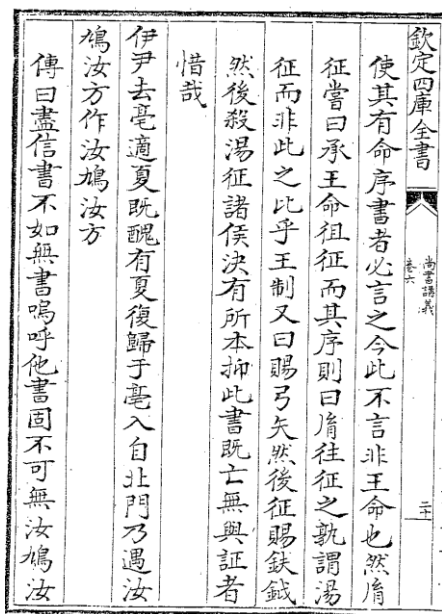
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2001 年）。

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 Siku Quanshu Publishing Committee in Commercial Press：《文津閣四庫全書》Wen Jin Ge Siku Quanshu 第 1 冊（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0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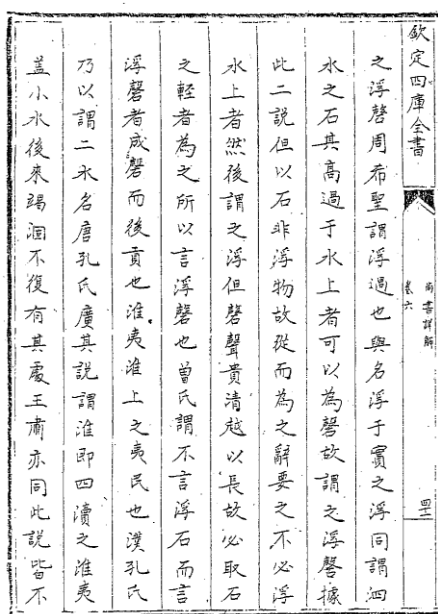
附錄

為求字跡影像清楚，下列諸圖皆擷取原書之左半頁。

【圖 1-1】p.0056—231 下



【圖 1-2】p.0056—533 下



【圖 1-3】p.0065—205 下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書經解義
卷七
五
食祿之人多臨難則致命之人少天下事往往無身
承而力任者此正坐紀綱未振耳成王數語不過申
明人臣之大誼而詞嚴義正凜然勝于斧鉞東征之
成大功也宜哉
己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鳴
呼天明畏弼我不基
此一節書深言卜吉之不可違以天命諭羣臣也替

【圖 2-1】p.0122—652 上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大全
卷二十四
三
而錯之而已
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禮樂
之道而施之政事也
予張復扶又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
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抽兆興羽籥作鐘鼓
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洛之樂也君子
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泰平也諸侯朝
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圖 2-2】p.0122—840 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卷一
十一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惠伯請
十五年冬公如晉謝平丘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止於晉
甚矣意如之累上也公五如晉不獲而反則皆意
如之以也鄭賦六百乘介於晉楚之間東盟西會
以諸大夫之能修密修辭規路於其庭爭責於除
自朝及夕晉不敵難而又加禮焉則子產之說足
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故鄭以小國不失足於
人不失色於人不失信於人詩曰雖其有章矣是
以有慶矣子產之謂也王通曰言而信未若不言
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董常曰君子有不言

【圖 3-1】p.1384—294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勢
卷一百六
十三
謚宜曰悼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
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
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
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
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
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
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
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

【圖 3-2】p.1359—324 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
卷四十六
三
至焉而已矣夫孔子之於仁不敢輕之如此自孟子以仁義遊說而仁遂為愛人之一術學者至輕言仁義然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凡孟子之書可謂仁也亦非其至也惟以其至者言之故論語一書言仁者居其半惟顏子為得盡聞當時之人未嘗不為仁惟顏子為獨可許是不謂難哉由是而言則知論語之所謂仁即性命之理也蓋進于習而與乎聖矣不然則仁果何物者耶

【圖 3-3】p.1400—35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
卷二
三十一
矛執戈挺劍龍駒並躍驪子千羣沸聒天壤蒸鬱雲霄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候騎羅絡踰前驅天兵之鼓未鳴衆軍之旗詎接而荆揚烏合一朝崩解塞州滿野馘耳截鼻以千萬計不可勝數宗親節將咸見擒束委命軍吏憂在疊鼓楚兵吳甲積若山丘青雀亦烏噎流斷岸千金之貴為我資馬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方之噬臍悔之靡及皆侯景叛戾虛相陷誘指成提挈之舉終無犄角之勢景棄本趨末背國違鄉

【圖 4-1】p.1396—606 上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文紀
卷二十一
六
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感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條徽以糾墨製以鎖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

【圖 4-2】p.0832—225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一百七
二十六
遺詩跋
唐薛稷書慧普寺 薛道衡之孫魏鄭公之甥也以書名天下慧普寺三字方三尺筆畫雄健在邇泉壽聖寺聚古堂
梓州官僚磨崖贊 唐武后時司法參軍楊炯作在北崖字十六七磨滅不可讀
游仙觀老君碑田真人殿記 在中江縣集虛觀蜀廣政六年碑

【圖 4-3】p.1216—734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夏晝睡起一涼快甚
復同此愛長嘯歸去來餘芳滿襟帶
炎歊困亭午推枕目猶眩簷光射茗椀高壁走驚電開
窗山鳥度倚杖松陰轉涼風惠然來林影一時亂徘徊
入懷袖顛倒弄書卷披襟領嘉貺頓爾掃煩倦迺知封
姨功百倍班女扇無由均此施獨享醜有面王師正南
征荷戰汗如濺
七言古風

【圖 4-4】p.0289—43 下

欽定四庫全書
諸將議皆請班師從之命南宰相吉琳呼喇台吳監軍
伊鼎濟將軍布哈先還去申特哩家幹林牙德勒賓來
獻俘晉帝辭歸上與宴酒酣執手約為父子以白貂裘
一廐馬二十戰馬十二百錢之命德勒賓將五千騎送
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辛巳晉帝至
河陽李從珂窮蹙召人皇王貝同死不從遣人殺之乃
舉族自焚詔收其士卒戰歿者瘞之泐水上以為京觀
晉命桑維翰為文紀上功德十二月乙酉朔遣近侍塔

【圖 5-1】p.0664—495 下

欽定四庫全書
格故以其弟瓦爾達管理瓦爾達老病辭退以其
子叅領林寶管理林寶故以三等護衛色精額管
理色精額陞任以三等護衛巴彥太管理巴彥太
故以二等護衛佛保管理佛保故以三等侍衛朱
郎阿管理朱郎阿遺缺以叅領富明阿管理富明
阿故以三等護衛明保管理
第二叅領第二佐領亦係
國初編立始令綽泰管理綽泰故以三等護衛沈宏

【圖 5-2】p.1391—901 下

欽定四庫全書
玉簪花
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妝移來銀色三千界
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為神冰琢骨龍涎作炷麝傳香
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髻髻傍
殘蝶
飛鳥曾聞載鬼車粉香何事亦隨邪傷生不惜身投火
抵死猶將命乞花望帝精靈枝上血韓憑魂魄墓前沙
一般有恨難消滅夢裏相逢更可嗟

【圖 6-1】p.0662—164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北郭記仙傳
西向謝
十六
北向者以東為右也乃說禮者又云凡射者以西方為右今此又以射者右之也射者南面則又以射侯之西幅為右方也蓋南向之右也是以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穀右馘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夫第左右焉已矣必曰人之左人之右是豈舍其人即無左右哉蓋惟恐徒認東西而于南北之所向有未審也食筵有南北矣南筵之左右即東西也萬一北筵進食而亦左東而右西則反戾矣故曰人之左人之右以人為主猶之孔子

【圖 6-2】p.1140—692 上

欽定四庫全書
于海集
卷二十八
四
午春余自建康還宣城道過朝英所居為留一夕朝英誦近詩數篇句法清麗方築屋竹間聚書謝客益豐所學蓋朝英之進而及於古未可量也張子曰夫士惟學而後知不足今朝英不以其能自畫車堅馭良策之以無後異時余將復訪朝英於竹院則其所稱歎又不止於詩而已也朝英尚勉之閏月既望張某安國題
讀謝夢得文
夢得天下之奇士彼齷齪者固不足以知之其文浩瀚

【圖 6-3】p.0485—320 上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
卷四十八
十七
疑乃其父庭珍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撫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祐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祐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太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城之別業按畢城未嘗相相者畢誠也

【圖 6-4】p.0370—256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
卷二
三
好道術有事仙者葛玄嘗與避處或止石頭四望山所或遊於列洲時忽遇風玄船傾溺帝悲怨久之俄見玄曳履從江上行來衣不濡而有酒色玄性好酒嘗飲醉臥門前陵水中竟日醒乃止帝重之為方山立洞玄觀後玄白曰昇天今方山猶有玄煮藥鑪及藥臼
二年為玄於方山立觀又吳錄云有術人姚光自言火仙帝焚之火滅光坐灰中手持一卷帝看之不識初在武昌日徵方士會稽介家者帝為立第給御帳號為介武帝每從學置形法前後所言皆驗帝嘗問象鱗魚何者為上象曰鰐帝曰海中魚不可卒得且言近者象曰易得因鰐地灌水中其釣之得鰐以為鱗仍請使往蜀

【圖 7-1】p.0886—343 下

欽定四庫全書
步聖山房書
卷十七
三
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
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
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哀
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
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
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
純集左氏傳卜筮事
求皆傳句讀上下最易混淆緣
書多不存故讀者難審今詳考
點定之杜預文
多見左傳後

【圖 7-2】p.0913—813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府元龜
卷六百六十九
十一
尤不可與偽朝枉害為比希朗聞之泣訴於帝因令自
見光裔言之希朗陳訴十餘紙言吾祖雖獲罪於前朝
當時蓋強臣掣肘國命不繇天子及行喻景首天子顯
降德音昭雪今制書尚在公博通故事安得謂之未雪
予叔祖彥博洎伯仲連為監獲者數人何也漸至聲色
極抗光裔方恃名望忽為所折悒悒不樂又以希朗幸
臣慮撫他事危不自安病疽而薨
張居翰為樞密使時蕭布甫知制誥有詔定內宴樞密

【圖 7-3】p.1230—557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北郭集
卷一
十九
楚尚事武寧論儒為妍企彼良伯仲委心惟簡編行義
弗少虧墳麓日相宣仕途並榮踐藝圃從周旋光華灼
邦懋裔嗣承家賢斯人竟緬邈儀容隔重泉芳蘭闕永
夜宰木俱遺阡孰云天無知福善茲可錫
舟行崑山懷陳惟寅山人
翻翻渡斜渚宛宛漾晴川日入風逾駛舉棹屢洄沿荷
花折還欲漪文斷更聯畔人歸負耒漁即行扣舷煙巒
各闕態霞嶂獨逞妍睇近固流迅矚遠乃遲延羈懷欣

【圖 7-4】p.0833—113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六帖之一歸
卷一百三十六
十六
平原授藏真柳公權皆得之近時惟思陵獨擅其妙
第五帖章草高古可愛真伯英之妙蹟不日秋涼諸家
皆不曉不日二字伯英既是宏農人則送喪至美陽應
亦有之美陽岐山也山谷云此書絕妙無品者信然淳
化官帖十卷除二王書多佳者外唯有張芝小草皇象
前帖鍾繇宣示帖王廙二表而已苟伏膺於此四家亦
足以跨唐人矣
後漢崔子玉書

【圖 8-1】p.0953—822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
卷四十二
十九
所以不同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雖至於諷切時
君與民同樂然古樂今樂之同異亦自可見非徒春秋
戰國之時為然紂好北鄙之音師延作靡靡之樂是有
周以前固有今樂矣非獨殷周古者建國禁其淫過凶
慢之聲是三代以前固有今樂矣夫今樂與古樂同者
器也律也其不同者製詞有邪正敬慢也度曲之節有
繁簡嚴媚濃淡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
歸於正其曲淡而不豔其節稀而不密則古樂豈外是

【圖 8-2】p.1226—902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
卷七
任南臺也固耳目之攸寄其巡歷行省也亦布耳目之
不及所以百官執事視他官而加重惴惴然不敢吐氣
非為其盡自己之耳目廣天子之耳目乎獨未聞百官
執事獻一言以為耳目之助某草茅書生懵無學識語
言朴直不知忌諱竊惟閩在東南幽絕處土風澆漓為
士者不敏於禮義為民者每薄於廉恥禮義廉恥是謂
四維雖流離顛沛不可棄今何猖獗然而去之蓋有說
焉且如崇安十金之產雖庸常之家有之愛其子必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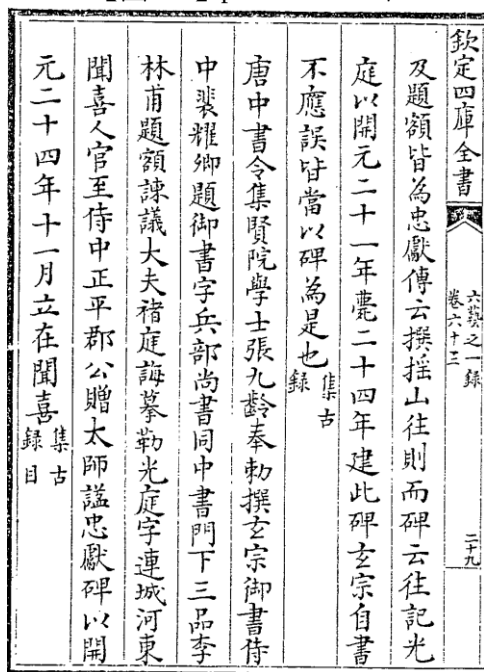
【圖 8-3】p.1154—425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
卷三
雪再作山甫約遊雨花臺不遂聞與諸公登鳳
凰臺次韻送似
騷屑寒威逼重幕衲被蒙頭慵蚤作不知一夜雪花飛
但訝五更風力惡摩挲病眼試憑陵把翫清詩何灑落
好語自足驅瘴癘嘉祥况乃銷離瘴絕憐冰筋墮脩簷
撥觸風琴響朱箔一冬溫煖憂麥蠶萬事乘除等鳬鴈
為言三鳳今河東曾約連騶出南郭山陰舟回雖與盡
巫峽雲歸終倖薄方疑再往成渺茫已拉羣公潮寒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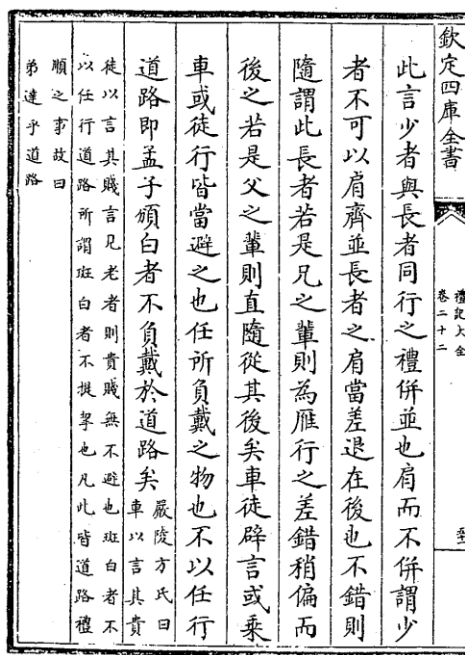
【圖 9-1】p.0695—287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
卷十九
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
妙如眸于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
之求歲也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雖桀紂
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
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
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
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財貨也士不通財貨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買遷如商賈也
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繁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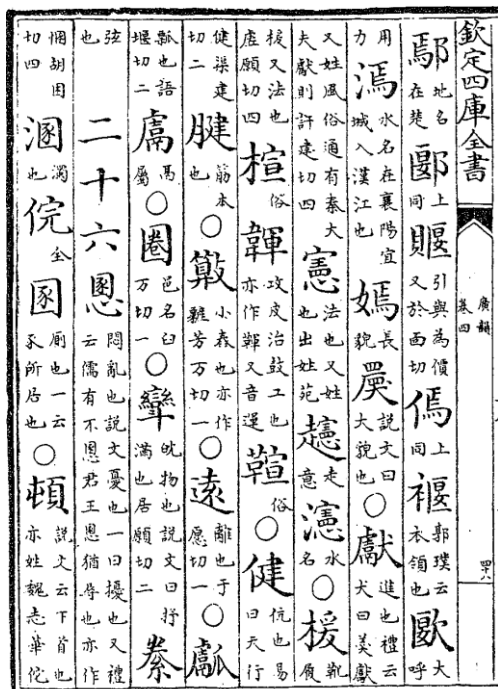
【圖 9-2】 p.0831—488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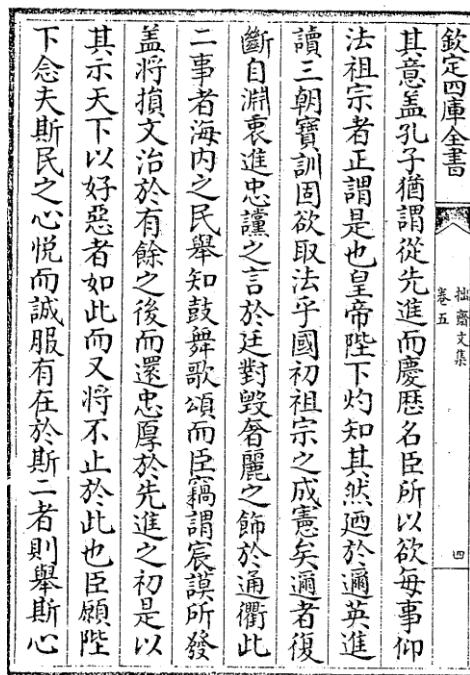
【圖 10-1】 p.0122—614 下



【圖 10-2】 p.0236—374 上



【圖 11-1】 p.1140—406 上



【圖 11-2】p.0866—665 上

欽定四庫全書
雷雪錄
十四
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或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
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曾次有之但
筆間那可得豫章以博洽名世其題七子止云云若
此不知文貞果何所據而言之耶又虞文靖題孟浩
然像云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是則七
子乃唐人也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
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以階同則不必

【圖 11-3】p.0681—741 上

欽定四庫全書
趙相劉衡碑
右尉氏令鄭君碑
尉氏令鄭君碑
右尉氏令鄭君碑云君字季宣聘君之孫而其名已殘
缺其他字畫時有可識處皆斷續不成文理略可見者
年五十有七卒於中平二年而碑陰題尉氏故吏處士
人名知其為尉氏令爾
右趙相劉衡碑云君諱衡字元宰濟南東平陵人也厥
先尚矣聖漢龍興其下殘缺又云爰啓奠土遷於岱陰

【圖 12-1】p.0635—428 下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五十五
皇上御極以來臣服金川蕩平西域
天威震疊
聖武光昭駿烈崇勲焜耀史冊者不可勝紀皆以欽承
祖制潤色鴻庥蓋
開國之規模即有以定萬年之法制者矣謹錄征蒙古
平朝鮮行軍奏凱諸樂制而凡後此之陳師獻馘
相因用樂者胥視此焉
順治元年定

【圖 12-2】p.1117—292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二
判班舍人閣下古之為政者未嘗不謀於人而人亦樂
有以告之而不自疑其僭易也衆人之思慮豈復能賢
於聖人上之人雖賢不敢不盡於人下之人雖不肖不
敢不盡於已故天下常相遇以至誠不知有四海之大
寶貽之遠治之蓋常若一身焉後世之居上而賢明知
能則希復若古之能自抑黜其聰明以與四方從容切
磨而士亦承望進退不敢自信非大賢盛德之人不能
獨出百世之後眇然得其高風如古人者也某前年始

【圖 13-1】p.0286—497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三十九
五
舉格式未為晚也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意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

【圖 13-3】p.1391—9 下

欽定四庫全書
石倉歷代詩選
卷三百八十一
十七
行至二十日來臨鸚鵡洲環城屯虎旅伐鼓衛龍舟新月差初夜寒雲點一樓波間燈影密穩泊且無憂
黃岡寓所
霧雨一城暗梨花三月天空梁春蟻墮疎壁暮蚊穿草密藏枯井苔荒蝕斷碑開門山色好飛翠落吟箋
郡寓偶成
江月蕭聲遠城春竹色斑天文鷄尾次地險虎頭關綰綬此為郡結茅先對山雨晴聞布穀闌草未能閒

【圖 13-2】p.0640—624 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七
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為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好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伏願勅下所司延訪通樂之儒遴選典樂之官務重其任而不泛視以為常務久其任而不

【圖 13-4】p.1442—792 下

欽定四庫全書
新選明詩
卷三十三
十五
傳梅
園居
畫勞夕得適幽軒成小憩峯色落空青池光起浮翠須臾暝色深繁星看欲墜新月下疎簾微風動檐際樂此坐忘言悠悠更忘寐
汪樞
早秋刈獲述懷
杲杲朝日升垂垂水田熟開闢呼白雞泱泱飲黃犢稍

【圖 14-1】p.1068—300 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七
九家集注杜詩
手
之蓋注雖亦是而字隔井倒為非本出笑贊音致與致
愛之愛同韻贈起左傳杜回而類慘悽選有惜樂修
樓惜音 謬知終畫虎 戒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
言讎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李
良家跌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即畢至
受之重之不欲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謂為謹飭之士
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鵠也知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
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趙云 微分是醜難 莊子
方篇孔子見老聃孔子出而事之不成也 微分是醜難 莊子
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注醜難者愛
中之醜也司馬云酒上蟻蟻趙 萍泛無休日挑陰
云公自言其受分細微而局促如此 萍泛無休日挑陰
想舊蹊 日李詩 卑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反死之日

【圖 14-2】p.1098—258 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四
九
玉節重來鎮北州暫驅千騎上峯頭春闌好為良辰惜
俗樂誰知急景沉山色也疑今日盛物清渾勝昔年遊
登臨賦詠知難再持語鄉人早借留
南玄縣野翁亭
勢利紛紛萬慮侵縣亭聊可一登臨日前不近將迎路
塵外能消富貴心燕處自知如隱遜縱談誰更及浮沉
時平樂得常懷地且向幽閑寄楚吟
和義夫出文谷

【圖 14-3】p.1271—473 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編集
卷三十六
故曰祭者教之本自今言之教之法亦多矣而謂必本
于祭不亦迂遠而弗切哉天下之事莫貴于順而莫患
于不順不順則亂夫祭順之至也是故興物備具幽足
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天下之順莫加焉夫君子之
為教亦惟其順而已耳以順為教雖進于唐虞三代之
化寧有餘說耶是故教之以順而君臣之義明矣教之
以順而父子之倫得矣教之以順而長幼之序昭矣教
之以順而夫婦之別著矣教之以順而上下貴賤之分

Manuscript Calligraphy Styles of *Siku Quanshu* Based on Wenyuan Pavilion Version

Huang, Ming-li

(Received March 30, 2018; Accepted June 27, 2018)

Abstract

The value of the preservation of documents in *Siku Quanshu* has always attracted attention. Compared with the value of the documents, transcription which is indeed the basic part to create the series of books has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Three of the seven sets of *Siku Quanshu*, Wenyuan Pavilion, Wensu Pavilion, and Wenjin Pavilion, which were transcribed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belonged to “Beisi Pavilion” that was originally planned to be read to the royalty. It took more than 3,000 scholars who were good at writing to transcribe. The performance of transcription of the classics was either stated in brief as the Pavilion Style (Guange Ti) or thought to be the same handwriting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court. Both of these assumptions are not tru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flect on this misconception and to explain that the name of the Pavilion Style (Guange Ti) does not help understand the manuscript situation of *Siku Quanshu*. In terms of the practical concept of writing, the respectful attitude that was emphasized when transcribing books is quite relevant to the Confucianism education in Qing Dynasty. Manuscripts (regular script in small characters) appear to be neat and tid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is a wide variety of penmanship styles. This paper uses Wenyuan Pavilion version as an example to specifically distinguish the types of handwriting and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arrangement of this manuscript masterpiece.

Keywords: Pavilion Style (Guange Ti), *Siku Quanshu*, Manuscript Classics, *Siku Quanshu* Transcription, Practical Concept of Calligraphy

